

我愿是母亲眼中的一滴泪



相约时光慢慢走

□李克红

刚开春时,我陪一个记者朋友去乡下采访一个百岁老人,老人住在山上,一个普通的大院子,里面摆着各种造型的盆景。我们去时,他正拿着一把大剪子给那些盆景修剪枝叶。

老人姓胡,人们都叫他胡老师,他是远近闻名的盆景栽培专家,今年正好100岁。胡老师当年还确实是一个小学老师,他从年轻时就喜欢养花草,退休后索性把全部精力都用在了盆景上。胡老师很少离开山上,因为盆景有名,经常有人邀请他去参加各种展览,但他一概谢绝,如果有人喜欢可以来这里看,去参展就免了。他告诉我们:“我养盆景纯粹是个爱好,不为名利场的热闹!”

胡老师指着身旁的一盆紫藤盆景告诉我们,它陪着自己已经度过了50多年,每天一起床,他就要和这株紫藤先聊上几句。“它就像一个老朋友,默默地陪着我!”胡老师说着,轻轻摸着它的枝叶。我问胡老师这盆紫藤应该很值钱吧,胡老师笑着说:“我不知道它值不值钱,但我知道不论多少钱,我都不会让它离开我。”

回来的路上,朋友告诉我说,前两年有个北京人愿意出价40万买走这盆紫藤,胡老师连考虑都没考虑就谢绝了。听到这里,我突然想,或许正是因为他不追求金钱的价值,所以生活才给了他一百年甚至更多的岁月!

前些天,有同学打电话来说,我们另一个姓张的同学患病去世了,大家奔走相告,都赶着去见他最后一面。张同学小时候是我们的“小领袖”,现在我们当地的著名企业家,他每天工作不下12小时,大部分时间不是在空中飞来飞去,就是在会议室里研究企业发展策略,晚上还要参加各种应酬。

虽是老同学,但我们在生活中其实很少见到他的人影,相反在电视上见到倒影比较多,电视上的他永远是一副意气风发的成功企业家形象,没想到才35岁就早早地离开了人世。同学们都惆怅不已,离开的时候,有个同学感慨地叹了一口气说:“哎,千万别用金钱来透支时间啊,人呀,活着才是幸福,再多的钱也只是堆纸!”

人们都说时间就是金钱,我想未必真是这样子。长寿如百岁的胡先生,他不追求财富,却拥有悠长的属于自己的岁月;张同学虽拥有过亿的身家,生命却只享受了短短的35年。其实,时间并不完全等于金钱,对金钱的过度追求固然能收获一些人生的成就,但同时往往也是一种对生命的裁剪!

即使你一无所有,只要拥有时间就足够了,时间能够创造一切,幸福不是你追求到了多少金钱,而是与时光相约,在生命里来一场悠然的慢走。



□张奎昌

夜深人静时,我喜欢一个人在安静的小屋,轻轻拂去岁月落下的层层灰尘,翻开记载我三十多年成长历程的日记,认真阅读,细细品味。其中关于母亲流泪的几个画面清晰如昨日发生一般,每每阅读,我总是情难自控,泪流满面。

印象中,第一次见到母亲流泪是在上个世纪90年代初期,那时我正上小学。有一天,我们一家人正在吃早饭,一封突如其来的电报打破了家里原来的和乐气氛。母亲手里握着一封电报,上面有外公去世的消息。她没有号啕大哭,只是默默地流泪,虽是无声却胜似撕心裂肺的哭泣。那时我还小,不懂得亲人离世的那分痛有多痛。直到很多年后,我才深深明白了母亲当时的心境。

母亲老家在四川,在那个通讯不发达的年代,平时只能书信来往,有急事才会发电报。不知道母亲赶回去的时候外公是否已经入棺?这对我来说

说一直都是个谜,我也不敢去问母亲,怕触及她一辈子的痛。之后到现在,母亲再也没回过四川,理由很多:我和弟弟上学时说我们小离不开;我们工作了又为我们的婚事操碎了心;我们结婚生子后,母亲更是忙得不可开交。

第二次见到母亲流泪是在1998年,那时我上高一。一天,爷爷把正在参加期中考试的我接回了家,可见事态很严重。路上爷爷给我讲了接我回家的原因:家里太穷了,母亲想出去打工改变生活质量,但父亲和爷爷、奶奶都不同意。但母亲似乎下定了决心,任谁劝都没用。爷爷知道我和弟弟是母亲的软肋,就把我接回家劝说母亲了。

回到家中,只见母亲正坐在床边缝补衣服。她当时上身穿了一件褪了色的红毛衣,下身的裤子上有一个明显的补丁,可见当时生活是何等的窘迫。作为一个只有15岁的孩子,我不知道该怎么去劝说母亲,只是搂着母亲的胳膊,

重复着那句“别走了”。母亲没说什么,依然是默默地流泪。最后我跪下了,母亲流着眼泪把我扶了起来,答应我不去打工了。母亲擦干眼泪便匆匆忙忙地为我做了碗菠菜鸡蛋面,我吃完饭回到学校竟没耽误下午的第一场考试。我已经记不清菠菜鸡蛋面的味道了,但当年母亲泪水中的不舍、艰辛和无奈等复杂的情感却是越来越清晰。

再往后见到母亲流泪是在爷爷奶奶的葬礼上。出殡那天,母亲号啕大哭,一路上诉说着这些年剪不断的亲情。或许,母亲是把爷爷奶奶当成亲生父母了。这么多年,爷爷奶奶一直觉得母亲娘家远,什么事情都帮衬着母亲,对母亲很好,如亲生女儿般。老人走了,生离死别,母亲能不哭吗?尤其是2012年年底爷爷去世的时候,母亲正在异乡为我照看孩子,回去的时候,爷爷已经入棺。姑姑说爷爷临死的时候都在记挂着在外的我和母亲,母亲听后更是悲痛欲绝。

前段时间,我正上班的时候接到表哥的电话,说是父亲病重,正由县医院向省城医院转院。我特别着急,连忙请假去了省城。电话里表哥说我是家里的长子,让我好好劝劝母亲,别太着急了。母亲接过表哥手里的电话后,哽咽着说不知道该怎么办,还知道我们都很忙,如果只是在县医院就不麻烦我们了。我听后无地自容,我能感觉到母亲当时是多么的无助,有两个儿子却都不在身边,没个主心骨。我赶到省城医院的时候,母亲一行人正在排队检查。见到我来了,母亲又流泪了,或许是一种欣慰吧。

母亲只是一个平凡的乡村女人,一生饱经沧桑,靠自己的辛苦劳作养活了两个儿子长大成人,但她却是我心中最美的女人,最美的母亲。不当家不知柴米贵,不养儿难懂父母恩。现在的我唯盼母亲能安度晚年,少些伤心的泪水。

若有可能,我愿是母亲眼中的一滴泪,那么她永远都不会滴落,因为她不舍。

越来越傻的娘亲

□陈来峰

自从五月搬进了新居,母亲变得愈加健忘。

我们家住六号楼三单元二楼,给母亲交代了好多次,母亲还是不断理直气壮地走

错家门。上了三楼,走错了单元,或者干脆跑到了七号楼,更有意思的是,有一次,恰逢我们楼上邻居的门虚掩着,母亲竟走进人家客厅喝茶,看电视。

后来干脆给母亲装口袋

一个卡片,清楚地写着家里的地址和电话,以免再找不到家

元旦那天,母亲执意要出去买菜做饺子,我们在家提心吊胆地等着。还好卖菜的小区门口就有。不久母亲喜滋滋地回来,手里拎着买回的大葱。

我们问买来的肉馅呢?母亲一愣怔,竟一时记不起肉馅放在哪里了,只是一个劲儿地念叨说:买了,肯定是买了!

后来按图索骥,再回头一步步寻找,原来是买大葱的时候,将肉馅顺手落在了人家的小摊边,等母亲拎着肉儿回来的时候,已近中午,正当忙着做饭的时候,接到舅舅电话,说给你妈妈打手机咋一直不接呢?是不是出啥事情了!

母亲的手机不翼而飞。又急忙去寻找,原来母亲去寻找肉馅的时候,母亲又将手机落在了卖葱的小摊边。等到寻到的时候,卖葱人打趣道:“咱俩

有缘啊!你是不是嫌我生意清淡来找我聊天啊!”

后来基本上不让母亲单独出去做事,但是,母亲不从,说自己年纪尚轻,比起那些八九十的老人算不得什么,只是记忆力差点罢了。

那天,大舅家的孙子结婚,来车将母亲接走去吃喜宴,我们一再交代他们照顾好了才放心。下午母亲回来的时候,神秘兮兮地拉我到客厅,从衣兜里直接掏出来几块粘糊糊的红烧肉,连袋子也没有,弄得衣服上尽是肉浆。我刚要责怪,母亲乐呵呵地说:“孩子,这是你爱吃的,我给你抢了几个带回来了。”

我一时泪如雨下。越来越老,越来越傻的母亲,时时刻刻没有忘记自己的孩子,尽管她已经饱经风霜,头发花白,记忆缺失,但是,她能忘记回家的路,也不曾忘记自己的孩子。

